

——京剧之由盛而平，想必有其历史必然性，回顾一下，又有哪一种事物不经历史兴衰交替呢？所谓“兴”，有“兴起”、“中兴”之分，没有到不了还“兴”的。这是历史发展中一切事物运行的规律。

——时代审美主潮改变了，戏曲的生存环境改变了，京剧的都市背景改变了，人们的生活节奏改变了，休闲娱乐的方式改变了，这些决定了京剧必然面临时代性困惑。

——从社会角度来说，我们应该针对京剧开展保护民族传统艺术的综合治理工程，争取达到全社会关注、政府扶持、业内人士共同努力、业外人士一济为之培土浇灌的程度。

——京剧不能仅仅停留在演唱晚会上。京剧演员如果只靠一副好嗓子在晚会上亮相，而失去了全身的表演功夫，是不利于京剧恢复生命力和影响力的。

冷静看待京剧振兴



文 / 廖奔

振兴京剧的话头，从20世纪80年代说到今天，已有20年之久了。提起这个话头，自然是因为现时的京剧已经不“兴”了，非但不是繁荣局面，而且似有衰歇的势头，所以需要“振”它一下。所谓繁荣，不说像晚清时期新老“三鼎甲”和“同光十三绝”齐聚京都舞台，也不说像民国时期“四大名旦”争芳斗艳、京津沪众多水陆商埠走马巡演，至少也要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汇演连台热闹红火吧？京剧离开主流娱乐日远，越来越躲在了时代的“灯火阑珊处”。

于是，许多爱京剧的人士开始担忧京剧的命运，“振兴”之声一时此起彼伏。

笔者则不太赞成提“振兴京剧”的口号。因为现实的所谓“振兴”，多半是临时

性而且随意性很大的行动，靠的是一时的激情涌动、一次性的资金和精力投入、片刻的小环境逆转。不去触及整体环境的综合改造，仅靠打一两支强心针，就想实现“文起八代之衰”的效果，恐怕是难以奏效的。

京剧是封建时代孕育的中国传统戏曲最后一个绚烂结晶，随着其立身土壤的逝去，已经走过了风华正茂的

盛年，进入沧桑历尽的平淡阶段。想一想，对一位年纪比较大的人，我们能乱用“虎狼之药”吗？必然是要综合施治，温补调养，小心翼翼地对症下药，一点不敢马虎大意，下错了药或是下过了药量，都会有性命之虞。所以笔者主张不用“振兴京剧”之论，扩而大之，也不赞成针对各种传统戏曲的任何“振兴”之论，因为那很可能是违背自然和艺术规律的。

笔者认为说“保护京剧”更合适。当然，说“保护”有人不愿意听，似乎京剧成了“夕阳艺术”，有点穷途末路的感觉——曾几何时，有人说传统戏曲是“夕阳艺术”，遭致业内人士的一致撻伐鞭笞。另外，“保护”起来似乎就不能在舞台上活跃和发展了。那么，也可以改换一种更积极、更温馨的说法：京剧需要全社会的关爱。

单说京剧的演出，晚清和民国时期商贾游客、贩夫走卒齐聚北京南城戏园子共求一乐的情景不可能再现了。借用一句清人的话，那时叫做“六大名班，九门轮转”。像清代杨懋建在《都门纪略》里记载的，当时各个戏园的戏码每天排满，各个戏班成日里在不同的戏园间转着演。单说三庆园，从初一到初四是三庆班，初五到初八是春台班，初九到十二是和春班，十三到十六是四喜班，十七到二十又是春台班，二十一到二十三是嵩祝班，二十四到二十七又是和春班，二十八到三十临时安排。各班演出的戏码又不同，一个月下来，一个戏园就能上演二三十部不同的戏。现在北京的城市格局早已改变了，解放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里长安、吉祥、天桥、人民四大剧院并峙的局

面也不复存在。京剧失去了演出的场地，而多数百姓则只好在家里守电视了。

以上只是从一个狭窄的视角观察京剧生存的状况，事实上，以往京剧还不只在一座城市里流动演出。许多人都熟悉梅兰芳到上海开辟码头挂头牌的故事，那时的京剧是沿着全国水陆干线四处巡演的。再往深里说，戏曲本质上就是流动演出的艺术。金元时期的专用名词叫作“冲州撞府”，城乡古戏台上的众多题壁写的都是“×××到此作场”、“××班在此一乐”。红白喜事请客、还愿庙会祭祀都要演戏，但这种氛围早已时过境迁了。

在改变了的环境里，京剧只能于尽量适应中争取自身更好的生存条件。首先当然是勉力推动创作，没有了创作，京剧就失去了活力和生命力；其次是尽力推动演出，包括到世界各国的巡演；其三是努力恢复和完善京剧演出的商业市场，让市民能够更容易、更方便、更经济地看上京剧。但是更广泛深入的工作则是那些细致繁琐的事情，例如向社会普及京剧知识、让京剧深入学校教育、向国人和世人宣传京剧等等，让国人懂得京剧、爱护京剧、珍惜京剧。当然，今天谁也不会傻到想使京剧重新统治舞台，我们只是想在舞台上维护传统艺术的一席之地。

让我们都来关爱京剧，京剧的艺术之花就会绽开得更加璀璨。

廖奔：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、戏剧理论家、戏曲史家

